

搭伙印度 日本欲“退群”区域自贸协定

好事果真多磨难。印度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后没多久,日本也突然口风一转,直言不会考虑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RCEP,简言之“印度不签,我也不签”,宛如为“正在升温”的朋友两肋插刀。但精明如日本,要考虑的内容却远不止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这里有经济考量,有地区博弈,还有话语权的争夺。

日本突然“变卦”

在RCEP这个问题上,日本选择与印度站在一起。彭博社11月29日报道称,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牧原秀树当天接受采访时提到“日本不会考虑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RCEP”,按照牧原秀树的说法,从经济、政治和潜在的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印度的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在RCEP问题上,已经有15个国家达成共识,但日本只考虑有印度参加的谈判;“将继续劝说印度加入”。

日本的确这样做了。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和印度11月30日下午在新德里举行两国首次部长级“2+2”磋商。而在对话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防卫相河野太郎在拜访印度总理莫迪时还强调印度参与RCEP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牧原秀树同时透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本月中旬访问印度,日本政府将借此访努力说服印度。

上个月初,RCEP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彼时,与会领导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RCEP 15个成员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并将致力于确保明年签署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声明提到,印度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所有RCEP成员国应通过合作,以各方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在此之前,印度政府宣布,由于谈判未能解决印度的担忧,决定不加入RCEP。

在印度看来,加入RCEP似乎是一件弊大于利的事情。比如当地的奶牛养殖户担心加入RCEP后可能会遭受到的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乳制品威胁,工厂则担心市场将出现更多来自中国的商品,保护农业和制造业

根据2018年数据
整体上已经结束谈判的RCEP 15个成员国

人口达**22亿**

GDP达**29万亿**美元

出口额达**5.6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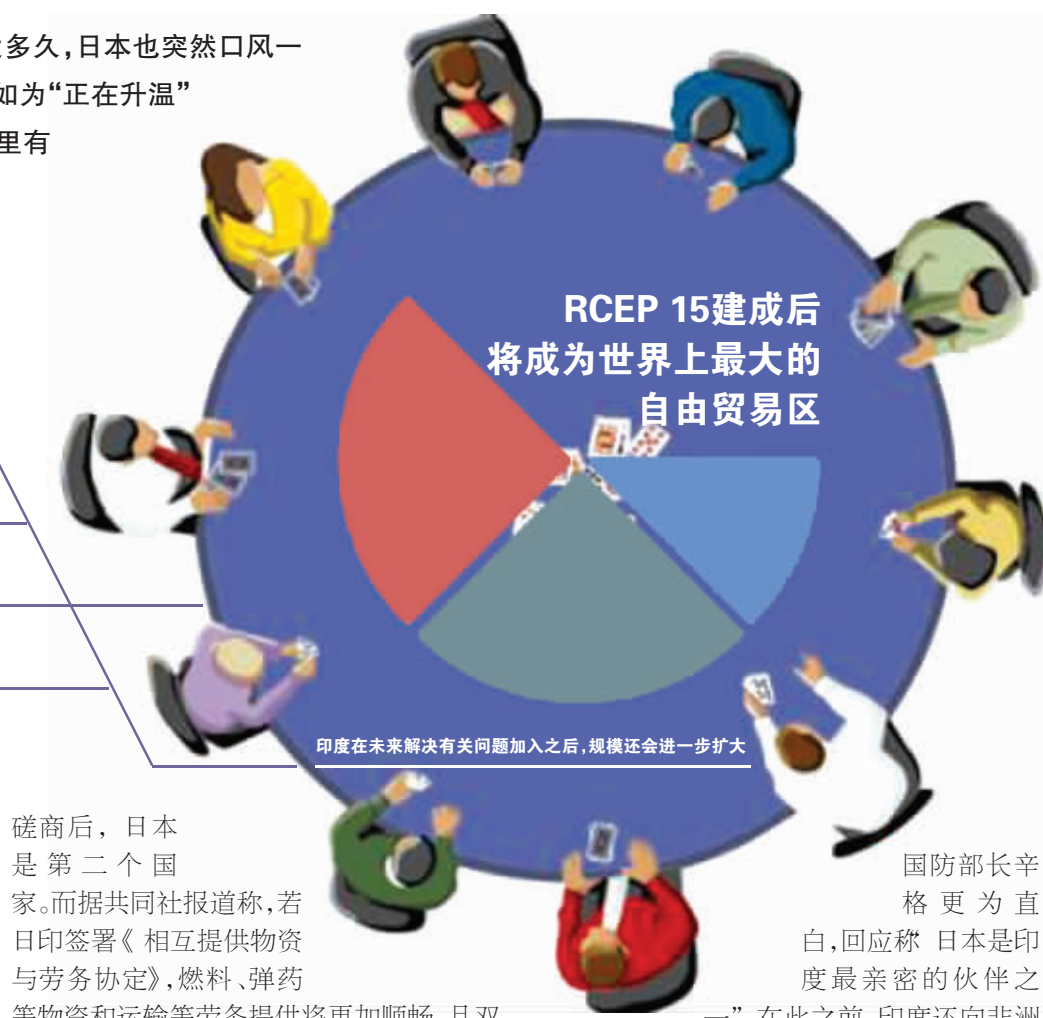
吸引外商投资流量**3700亿**美元

似乎是驱使莫迪最终选择退出RCEP的重要原因。眼下即便获得了连任,也依旧没到莫迪能够掉以轻心的时候,经济增速骤降的压力由不得莫迪去试错,更何况印度从一开始就是RCEP最大的障碍。

据了解,RCEP由东盟10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6个对话伙伴国参加,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一个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协定将涵盖全球人口的一半,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32.2%,贸易额约占全球的29.1%。而印度退出的话,人口和贸易额将分别减少约37%和约7%。

升温的日印“友谊”

说回这场“2+2”磋商。日本选择与印度站在一起有一个关键的背景,即眼下的日本与印度的关系正逐步升温。早在去年10月的首脑会谈上,日印双方便一致同意把副部长级“2+2”磋商提升为部长级。对日本而言,印度是展开“2+2”会谈的第7个国家。而据印度外交部的介绍,继去年年初与美国举行2+2



磋商后,日本是第二个国家。而据共同社报道,若日印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燃料、弹药等物资和运输等劳务提供将更加顺畅,且双方力争配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月访印达成最终协议。

如此看来,日本站队印度,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早在11月5日的记者会上,日本经济产业相山弘志便强调“致力于包括印度在内共同签署是16个国家的共识”,并表示“尚无无法确认印度退出这一事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1月4日的领导人会议上谈及“印太构想”的意义,也再次强调16国共同签订协议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印太构想”,在今年9月日印双方为这场“2+2”磋商协调的时候,日本方面就表示“日本与印度将共同拥有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一愿景”,强调就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保障强化合作。而印度

国防部长辛格更为直白,回应称“日本是印度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在此之前,印度还向非洲兜售“印太构想”,在《横滨宣言》中写入了由日本和美国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

日本与印度关系的升温并不突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日本的这一态度并不是突然转变的,此前日本就曾有过类似的表态。这要从地区结构上看,所谓力量分布决定力量结构,日本要考虑没有印度的参与是一种什么结构,与中国是什么样的竞争,日本要考虑他在这里能不能拿下主导权。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即日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包括日本对韩国的出口限制,也表现出了日本很强的重商主义。

为朋友“两肋插刀”?

在友谊迅速升温的背景之下,印度退出,日本也表明了“印度不签,我也不签”的态度,大有一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感觉,而且始终不放弃对印度的劝说,因此,在外界看来,日本这样的做法多少也有些换一种渠道把印度拉回谈判桌的道理。

把贸易做大总归不是坏事,这一点,精明如日本,不会不知道。此前安倍也在RCEP领导人会议上承认,RCEP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力量最强大的自贸区,将会为地区自由开放作出重要贡献。值得注意的是,眼下透露出“退群”意思的印度和日本,都有自己在经济上的麻烦。

印度中央统计局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仅增长4.5%,低于上一季度的5%,也低于经济学家预计的4.7%,连续六个季度出现下滑。同一天,日本经济贸易产业省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4.2%,创下自去年1月以来最大跌幅。此外,10月日本出口也同比下降9.2%,已经连续第11个月同比下滑;日本10月零售销售也大跌7.1%,创四年半以来最大跌幅。

对于十分依赖对外贸易的日本而言,在经济方面加入RCEP的好处是可想而知的。据了解,在货物贸易方面,RCEP开放水平达到90%以上。此外,如今正是东盟对RCEP寄予厚望的时候,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东盟借力RCEP的目的可想而知。印度在最后一刻突然退出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便毫不掩饰地称:“我对RCEP谈判非常失望,我认为第一年就应该结束谈判。”

如今日本折腾这一下,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日本而言,RCEP远不止一个贸易问题。地区贸易背后错综复杂的是地区主导权问题,乃至地缘政治问题;“折腾”的背后是话语权的争夺。可以看出,这场博弈或许才刚刚开始。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 图片新闻 ·

英首相视察伦敦桥 誓言严惩犯罪分子



11月30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视察伦敦桥恐袭事发地现场。CFP/图

当地时间11月29日,英国伦敦桥附近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于11月30日前往案发地视察,誓言要严厉打击犯罪分子。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当地时间11月30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与英国内政大臣普里蒂·帕特尔、伦敦警察局局长克雷西达·迪克等一同前往伦敦桥袭击事件的案发地点,约翰逊表示,那些因恐怖主义活动定罪的犯人必须服满刑期,要加强对严重暴力犯罪的判刑力度。

根据约翰逊的最新表态,乌斯曼·可汗可能会在监狱中服刑16年,不准中途释放。约翰逊还表示,未来几天会有更多警察在伦敦街头巡逻,让民众“安心”。

英媒此前报道称,此案嫌疑人为28岁的乌斯曼·可汗,该男子曾因伊斯兰恐怖主义

相关罪行入狱,约在一年前被释放,并同意佩戴电子追踪器作为其保释条件的一部分。《卫报》指出,这名男子发动袭击时据信佩戴着电子追踪器。英国司法部在袭击发生后不久已下令对涉案男子的案件进行复审。

据了解,此次事件发生时,正值购物节日“黑色星期五”,现场人流众多。路透社报道称,此次恐袭,让人想到2017年英国议会大选前夕的恐袭事件,地点也是伦敦桥。

201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选举前几天,即6月3日,伦敦桥发生恐袭,3名袭击者驾驶汽车在桥上冲撞行人,随后下车持刀行凶,造成数十人死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该起事件发生后,舆论关注保守党自2010年执政以来削减警察开支的做法。北京商报记者综合报道

F 聚焦

社民党新党魁出炉 默克尔执政联盟又悬了

默克尔的第四个任期可谓一波三折,而新的风暴又在酝酿。当地时间11月30日,德国执政联盟的重要组成——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党内选举结果出炉,长期对执政联盟持批评态度的诺贝特·瓦尔特-博尔扬斯和萨斯基娅·艾斯肯上台,并宣称重新讨论组阁协议。一旦谈判破裂,社民党可能退出执政联盟。这一后果将触发联邦议院提前选举,进而使“默克尔时代”提前画上句号。

在当天的选举中,瓦尔特-博尔扬斯和艾斯肯获得53.06%选票,战胜现任财部长奥拉夫·朔尔茨和他的竞选搭档克拉拉·盖维茨,后者获得45.33%选票。选举结果将在本月6日至8日举行的社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最终确认。

此次败北的朔尔茨曾短暂代理过社民党主席一职。去年3月,正是朔尔茨任代主席期间,社民党与基民盟和基社盟签署了组阁协议,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组阁谈判。德国权威民调“德国趋势”去年12月初的调查显示,在德国主要政治人物中,朔尔茨的支持率为46%,仅次于默克尔的57%。

不过,默克尔涉险过关背后,执政联盟内部的矛盾依旧存在。而此次朔尔茨的失利,无疑是积蓄多年的社民党内部意见的集中爆发。社民党不少人士认为,与联盟党合作导致了社民党失色,让本党支持阵营大为失望。

“是否与联盟党组阁的讨论在社民党内部由来已久。长期以来,尽管作为执政联盟的一员,但社民党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即便有些主张是社民党提出来的,例如最低工资政策,但也往往被视为基民盟的政绩。

4%
一个多月前的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是一个缩影。在这个由左翼党人任州长的联邦州,中左翼的社民党支持率比上届选举下降了4%。

这也让社民党逐渐失去了自身特色,在今年多个州的地方选举中失利。”复旦大学欧洲问题中心主任丁纯表示。

一个多月前的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议会选举是一个缩影。在这个由左翼党人任州长的联邦州,中左翼的社民党支持率比上届选举下降了4%。而此前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社民党支持率创历史新低,不来梅州选举中社民党失去1946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州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欧洲议会选举失利也直接导致了当时的社民党主席纳勒斯的辞职,并引发此轮社民党党内选举。在丁纯看来,纳勒斯的下台,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站在台上的领导人已经不能够代表社民党了。

此次上台的瓦尔特-博尔扬斯和艾斯肯则代表了社民党内的反对声音。根据两人的主张,将与联盟党重新讨论组阁协议,如果对方拒绝谈判,社民党应退出执政联盟。瓦尔特-博尔扬斯胜选后说,将在社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与党员一起设定谈判重点议题。基民盟秘书长随后表示,基民盟希

望与社民党新领导人合作,且两党已有合作的基础。

然而,在最终结果出炉之前,社民党是否会退出执政联盟尚难定论。事实上,将选举失利归结于默克尔的强势,并不能掩盖社民党自身的颓势。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丁纯强调,从社民党角度看,摆脱基民盟,退出执政联盟,社民党应该可以重新开始,独立制定迎合选民的政纲,尽管短期内不太可能见效,但卧薪尝胆几年再卷土重来也并非不可能。当然,相应地,社民党也需要付出代价,尤其对目前党内当政的一代政治家,作为执政联盟一员,联合执政,毕竟能在内阁中赢得一席之地,如果彻底退出,则会失去位置,且短期内社民党要重新崛起,赢得民众和大选,也颇为不易。

“从大趋势看,德国政坛的变化反映出了德国国内求新求变的渴望,民众对台上反反复复出现的老面孔开始不认可了。过去两大党执政的时代已经过去,默克尔的掌控力正在下降,去年她就宣布了本届任期结束后退出政坛。”丁纯进一步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周德国柏林举行的一场商业活动中,65岁的默克尔上台时绊了一下并双膝着地摔倒,但是她很快站了起来,走到了麦克风前。默克尔开玩笑称:“我没有看到楼梯,下次我会踩着它们走上来。”

距离默克尔原计划的2021年告别仍有时日,而如果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默克尔领导的政府将沦为“议会少数派”,以触发提前举行联邦议院选举。这么一来,默克尔的基民盟能否再“踩着台阶上来”呢?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肖涌刚